

說文解字

[東漢] 許慎 撰 王培林 編注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說文檢字

[東漢] 許慎 撰 王培林 編注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說文檢字 / 王培林編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506-1839-8

I. ①說… II. ①王… III. ①說文解字—排檢法
IV. ①H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142244號

書名	說文檢字
編注	王培林
責任編輯	李艷麗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ebs.com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郵編:211523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72.25
字數	1147千字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839-8
定價	25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7572508)

出版說明

東漢許慎所撰《說文解字》，其所說之文、所解之字主要是小篆文字。但至今各版《說文》所附檢字，只能“見楷索篆”，不能“見篆索楷”。如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的、……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所編的、號稱“能檢索出用戶所需求的有關《說文解字》大徐本的任何知識信息”的《說文解字全文檢索》，卻不能就所見之篆文、古文和籀文等進行檢索，其《全文檢索》軟件，不能輸入篆文信息以實現“見篆索楷”；其紙質文本（南方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欠缺篆字和楷字等檢索功能，既難於作為一部工具書獨立使用，又不能彌補其電子軟件之缺陷。

本書應用獨創的古漢字編碼方法研究整理古籍，建立了《說文》篆文、古文和籀文編碼檢索系統，完善了全文楷字檢索系統，並且，二者相互貫通，從而彌補了現有《說文》檢字的缺陷。同時，適應精確編碼之需，對《說文》全書篆字作了較系統地規範化整理，在保留原文結構的前提下處理了大量不規範字。

本書的古籍整理方法、古漢字檢索與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創新，且面向現代讀者，是一部技術創新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新編古籍，是一部給讀者全方位提供檢索便利的新版《說文解字》。

序

常熟市委黨校王培林老師的新著《說文檢字》即將問世，前此已有《小篆通檢》、《秦篆 漢隸 簡化字 檢篆釋疑》，三書可成《說文》小篆學一新系列，但三書不同，《小篆通檢》旨在立足於小篆形體本身，用五位數碼將小篆文字數字化，經數字化而編出通檢。《秦篆 漢隸 簡化字 檢篆釋疑》重在研究小篆構成，恢復小篆一個“能自圓其說”的系統，再編查檢表，表後另文逐一解釋之，形成檢字、釋疑系統。《說文檢字》正是在作者五位數碼檢篆系統和釋疑系統的基礎上，重在逐一考正《說文》小篆字形，並針對新字形作出相應的形義考釋。三書分別是數碼通檢系統、提問釋疑系統、考形釋義系統。清代《說文》學四大家之後，如何開拓《說文》學新局面，抑或四家封頂，嗣響難尋，難以有什麼新局面了？晚近百年來，《說文》學的新開拓不外以下七個方面，一是沿流溯源，著《說文》引經、引方言、引通人等的考索。二是著《說文》通論，用史學文化觀來對《說文》作專題解讀，最終形成《說文》學文史理論解釋系統。三是以甲骨文等古文字形體為標的，離散《說文》小篆形體與之對照，以歸納《說文》小篆形體結構的類別，解讀其來源和演變過程。四是用甲金文乃至戰國文字考正《說文》小篆形音義和《說文》說解文字，包括對《說文》段注等四大家的考正。五是纂集諸家研究成果並精煉之，鑄成匯纂、詁林、約注之類的作品。六是用《說文》諧聲偏旁來研究上古音，又以上古音反哺《說文》，或以源自《說文》諧聲的上古音與源自甲金文字的上古音作對照，以形成統一的更為精准的上古音系統，或從中尋獲兩漢音系與上古音系的中峰分野。培林先生的做法，可謂第七方面軍，七是立足於中國文字固有的形式系統，創新其形式化手段，從現代文字編碼法入手，對說文小篆一一編碼，形成新的《說文》文本系統，對此新文本系統既作形式化、數位化系統的研究，又對新文本系統的全部成員逐一研究，或引古書舊籍，或引後人新成果，更多的敘說作者的新發現，形成《說文》新文本解釋系統。王培林氏新《說文》學的位置及成果特色可知。

還需說及的是，王培林君三書都抓住《說文》小篆形體，就形體作五位數編碼，據形體編碼檢篆並主形體釋篆之疑，然後構築考形以釋篆形義之系統。可貴之處在於處處抓住形體。王君《說文檢字》考形以釋義，這個義首先是字形義、形態義，而非語義、字（詞）義，與許慎“以形立訓”之“義”是一致的。學界

都曾指出過，漢儒許慎受過道家的影響，《說文》“始一終亥”，這正是許慎的學術優勢而非駁雜。儒道釋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內聖外王”，“正己成人，正己成物”，反映出對人生完美理想的追求，道家“天人一體”，“長生久視”，反映出對生命的超越。秦漢儒家言“自然天道”的“天道”生成為“誠者，天之道也”，已將自然天道化作人倫道德法則。道家則以陰陽二氣為宇宙生成之質料因，氣化流行而生形，形生而萬物所以成，在形上、形態、形體層面上言文字，是許慎“以形立訓”的文字學思想的源委，也是許慎受道家思想影響而言文字的無處不在的證據。今王君踵許慎之途而求形體之真，可謂得其要領。書中特別強調“字形抽象研究，就是對漢字的形音義三者，暫時撇開其中的音義，側重對其‘形’進行研究”。書中批評“傳統小學將形音義合併研究”的做法，只“注重一個個漢字的訓詁，未能自覺地將漢字構形看作一個相對獨立的有機系統”。可以說，王著的最大特色和成功秘訣就在於緊扣字形，也就是他本人說的就“字形抽象”作綜合研究。這一方法，固然如上文所說，與許慎“以形立訓”相一致，實際上也是西學的基本思想方法。亞裡斯多德以形而上學為第一哲學，以形式作為“每件事物的本質及其第一本體”，形式是事物的內在結構，形式與本質同義。許慎“以形立訓”是中國古代經驗科學：語言文字學領域內體現出來的最有光彩的語言哲學思想，王氏黽勉不息，皇著再三，可貴何及！

《說文檢字》可分兩大塊，一是形式化意念下的新編碼系統，讀者莫謂此為一單純查檢法系統，它恰恰是既可供查檢，又可供探求的一個研究系統。全書收小篆字 10482 字（《說文》原列正文 9353 字，重文 1163 字之古文篆文，計 10516 字，王著僅限小篆），其中包括《說文》字頭、《說文》小篆重文（異體字）、徐鉉新附字，還有《說文段注》增補的小篆 29 字（以“+”標注，示別於《說文》原典）。小篆從嬴秦同文至許慎，又從許慎至後世，同一小篆字有不同的寫法，變化甚多。再說許慎《說文》的篆文中有古文，並非全是小篆，可見所據更早，由來甚遠，王國維《史籀篇證序》稱：“篆文固多出於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這裏說的是大篆，也有小篆，情況錯綜複雜，李斯的秦篆亦非從天而降，恐不過是大篆文、籀文的省改。許書小篆，也並非一依秦篆，更何況許書中的篆文中夾有古文，許書古文本為孔子壁中書，但許書古文與籀文大篆頗不相近，正如王國維所說，史籀大篆與古文之“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祇用當世通行文字”，而許書古文與籀篆相異者，抑或亦如史籀用“當世通行文字”，有正向小篆接近者，可見《說文》小

篆與古文難分難解。要說許書小篆之于古文，段玉裁《〈說文敘〉注》曾說：“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可見許書小篆與古文大篆和籀文的關係是多麼複雜，對此，作者是有清醒認識的，書中說，許書小篆有許多字“取形於古文或籀文”（0006“上”字下按語），作者要厘清《說文》小篆，要讓《說文》小篆回到歷史的現場，任務是多麼艱巨。再說，學界雖有小篆字典之類可供查檢，完善和校正自不待言，《漢語大字典》正楷字後每列古文字含小篆，全部以《說文》小篆為據，王著恰恰就是要來重校《說文》小篆的。今王著列一萬餘小篆字，字形清晰，在形體上形成“篆楷對照”，由楷查篆，不啻是方便查檢，而是在廓清種種歷史迷霧之後，對小篆形體規範系統的一種蠡測，小篆字的較為標準化的寫法，極有漢字形體學價值。著者對小篆形體的寫定是十分慎重的，可謂“字字考形下工夫，筆筆寫定含艱辛”。《說文》原有的形體固然全都保存著，以彰顯其文化價值，甚確。凡所據《說文》中華書局本形體被認為有出入者，書中“篆字編檢索”欄“已作更正”。請問：“更正”的依據是什麼？或有前人涉及相關小篆字形的理據，還有作者多年從事小篆形體研究的經驗感知，包括作者多年來對小篆字的書藝摹寫，對某篆字字形把握的積累，局部形體的類推，都可能成為“更正”的原委，更重要的，改正的依據來自《說文》本身，來自作者對許書形體的全面考察和綜合比較研究，可謂發掘內證，並以內證為主。例如作者自己專門拈出之例：6953𣎵(涪)和 9650𣎵(陪)右旁聲符音，篆書首筆橫豎不一。何者為正書？查考 3169 音的篆體構成，便知“音，从𠂔，从否”，篆作𠂔，即前者正確，後者誤訛。再如：7952 宿，从手宿聲，中華本篆作𠂔。疑此篆有出入，查其構形來源，據 4581 宿下說解，宿从古文夙；夙即夙之俗字，古文作𠂔，故宿篆作𠂔。中華本篆誤，其中“百”依照隸體誤作𠂔。作者已把《說文》形體當作一個獨立的形態系統來把握了，故既有許慎“以形立訓”之賡續，又有“以許形改誤形”之新見，陳昌治校訂大徐本內的小篆誤形主要是後人羈入的。小篆形體的研究和寫定，“定則定矣”，在王氏那裏，或已成為出入自如的學術境界，成為得心應手的樂事。《說文檢字》檢索欄篆字上方的五位數碼是小篆編碼，除了若干字碼改動外，一承《檢篆釋疑》中的編碼法，下方楷字的四位數是《說文》字頭的序號。別說前者繁瑣易錯，非學術修養工夫和人生修養工夫二者兼具者不能為！即使是後者依次排個序，以便在新文本系統中存舊次而方便查檢，由五位數碼轉四位數碼到達文本，非深思熟慮之士亦無此

思致，想不到此點，當然也無成其事！

《說文檢字》的第二大塊是正文，是《說文》再研究。全書將中華書局影印清人陳昌治校大徐本《說文解字》作工作本（作者稱之為藍本），王氏新文本猶原本覆刻本，此事意義甚大，它表明一依原本，保持原貌，決不亂改許書。作者深知，原本不少已經“失真”的字形卻承載著二千年來漢字演變的豐富的歷史信息，不宜改動之。為做到這一點，作者可謂費盡心思，做足工夫，作者不是直接從電腦字庫輸入現有字形，而是依照原形，甚至依據說解重構原形，製成漢字圖形貼入文檔，以顯示原貌。

既以原本為工作本，那就會有許多新氣象出現。如隸定，當然按要求要盡可能納入現代漢字的規範系統，但許多隸定字就無法納入。只能說作者隸定《說文》小篆的目標只能是現代書體的楷化。書中 0006 “上” 字的隸定、0007 “帝” 字的隸定，含對古文“帝”字的隸定，0008 “旁” 字的隸定，一口氣隸定出含古文的五個“旁”字，0012 “禮” 的隸定，都是明證。

作為新文本系統，既以訂定小篆為己任，首要任務就是對《說文》字體的重訂，當然和該書編碼系統查檢部分的內容相呼應。書中凡有【培按】二字處即可找到重訂字形例：0013 “禧” 篆許書作，禮吉也。从示喜聲。許其切。王君重訂作：，並作形體解釋：“聲符喜从豆，豆从中从豆，見3062豆、3059喜。原文‘喜’的上部構形混同於‘尢’的上部，參見0238尢。”

作為新文本系統，作者圍繞小篆形體訂定，除了編制以篆檢字表，當然也是《說文》小篆總表之外，最主要的，恐怕都將心血付與按語之內。以0006 “上” 字下的按語為例，大徐本有“此古文上”一語直指字頭而言，篆文字頭就應該是古文“二”形，【培按】確。按云：“在小篆系統中，有許多字取形於古文或籀文。如：，‘古文大也’（見 6564大）。”這一按語，與前述王國維《史籀篇證序》的說法、段玉裁直說“許書小篆多“取形於古文或籀文”完全一致。作者由個案研核而知，亦甚可貴。段氏亦曾在“大”字頭下注稱此處為古文、籀文、小篆字頭文“互釋”，“明祇一字”，僅形體“稍異”。古文作“二”，小篆作“上”，段氏曾認為這是“李斯小篆”，並說各本篆作，是“後人所改”，王氏則考出“篆文，見之於嶧山刻石宋拓本，亦李斯所作或後人所改”。字頭定作“二”，那麼“上”和“”兩字怎麼辦？按語進一步指出：“和宜作為重文處理，若作部首，其形體結構與部下諸字格格不入，不能統領諸字。”例如同一部首內下文“帝”下說解“从束聲”，篆文卻寫作从二而非从，

可知“上”統領不了“帝”，王氏說：“故此篆當依段說寫作二，與此相應，行文中的上也當作“二”，並將篆文上作為重文”。末了，王著還把原本的“文四，重六”改成“重七”，因為多出了個篆文上可作為重文，“六”字是後人誤改所致。由此可見，書中主要成果的集結處有不少研究心得，分辨細緻，在行文中間出考正工夫，不輕下己見，將字形研究與文本研究緊密結合，成果不乏引人注目之處。又如“衣”字，許書篆作𦘔：“人之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形。”王君稱：段玉裁依據許書“象覆二人之形”，以為此篆本作𦘔，後人為求工整寫作𦘔。故如同言部从𦘔之篆皆改从𦘔，段本將从𦘔之篆皆改為从𦘔。今謂王君此處恪守段氏，甚確。事實上，清代說文四大家除段以外都攻許書有誤，認為“覆二人”不可理喻，而是“覆二手臂”云云。王君或未見三家之說，但冥合糾三家之謬，始終以“覆二人”之形為正篆。

書中也有可商之處。例如“矢”字，許書：“𠂔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王著以“鏑栝”字當作栝。凡“鏑栝”、“矢栝”、“櫜栝”字“皆當作栝”，“栝與栝形音義皆異”。確切地說，篆文𠂔(栝)與𠂔(栝)形音義皆異，但𠂔(栝)隸變作栝，“栝”字是多音字。而段注以“从入”為“欲入其中”，以“丨”為鏑（箭頭），實際上整個“从入”的部分加上“丨”都是箭頭，段注有誤而王未指出，只說“鏑栝”字有誤，實際“鏑”字後當逗（加頓號），“栝羽”是飾有羽毛的按在弦上的箭尾處，箭翎可使箭射發後保持行進中的平衡。許書“从入”字並非“進入”字，只是箭頭形狀，如“个”字不从“入”，不从“人”，只是竹葉片形，今“矢”字毫無“入”字的印跡就是明證。總的說，王著對清代《說文》學的成果吸收得還不多，有待加強。

因江蘇鳳凰出版社編輯同仁和培林本人約請，命作一序，不克獲辭，今成文忝列，以求教于學界。

李 開

2013年3月於澳門科技大學

目 錄

出版說明	1
序	1
前言	1
一、《說文》	
第一上 0001-0232	26
第一下 0233-0703	42
第二上 0704-1085	71
第二下 1086-1430	94
第三上 1431-1782	115
第三下 1783-2083	139
第四上 2084-2480	161
第四下 2481-2853	187
第五上 2854-3169	211
第五下 3170-3395	232
第六上 3396-3840	251
第六下 3841-4169	280
第七上 4170-4506	302
第七下 4507-4925	326
第八上 4926-5399	353
第八下 5400-5571	383
第九上 5572-5818	395
第九下 5819-6105	412
第十上 6106-6544	431
第十下 6545-6947	459
第十一上 6948-7434	485
第十一下 7435-7662	513
第十二上 7663-8068	528
第十二下 8069-8472	553

第十三上 8473-8900	579
第十三下 8901-9212	605
第十四上 9213-9569	626
第十四下 9570-9833	648
第十五上	668
第十五下	671
二、檢字	
(一)篆文檢索	676
1、小篆檢索方法	676
2、篆體部首索引	679
3、小篆異形部首	687
4、篆字編碼檢索	691
5、異形篆字檢索	887
(二)古文檢索	902
(三)籀文檢索	911
(四)楷字檢索	916
1、部首索引	916
2、分部檢字	924
3、音序檢字	1013
4、難檢字	1119
(五)附錄	1135
1、奇字	1135
2、重出字	1136
3、疑似逸字	1137
4、通人所說重文	1140
5、徐鉉等新附字	1141
附：參考文獻	1144
後記	1145

前 言

《說文解字》，東漢許慎撰，是中國文字學的奠基之作，迄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本書以中華書局 1963 年影印出版的陳昌治刻本為藍本^①，編者所作的一切都將在盡量保存藍本原貌的原則下進行。

《說文》首創的漢字分部編排系統，具有分部檢字功能，但並不完備。本書欲完善其檢索功能，以便應用《說文》、研究《說文》。

應用《說文》，檢索漢字，並非易事。不僅篆字檢索歷來是個難題，而且，小篆或文、古文、籀文和篆體異形字、隸定訛字、異體字等，往往無從檢索。只有研究解決這類字的檢索問題，才能建立真正的、實用的《說文解字》全文檢索系統，才能實現本書的基本目的——為讀者提供便利。

為了建立科學的檢索系統，必須系統地研究《說文解字》全書各體文字之間的關係，包括篆字與楷字(隸定字，為簡便起見，本書亦稱楷字)之間的對應關係、說解所用文字與被說解字之間的對應關係等，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滿足讀者“見篆索楷”和“見楷索篆”的需求。這是本書的基本任務。

為便於“見篆索楷”，必須給《說文》每個篆字編碼，而科學的編碼必須以規範的篆體結構為基準。為此，有必要對《說文》篆字進行一次全面地、系統地規範化作業。規範《說文》篆字構形的基本方法是：以其所說之文^②，檢校所解之字^③。

一、現有《說文》“檢字”及其存在問題

許君開創的漢字分部編排法，一直延用至今，可謂功垂千秋，恩澤古今。

但是，《說文》部首，以篆為本，所分之部，側重字源。因此，使用《說文》，進行檢字，有諸多不便。主要有：

1、若不精通《說文》，難於按部檢字。

例 1 篆體幻字，很難想象，不知𠄎反寫為𠄎(幻)者，會從《說文·予部》去查找此字。

例2 楷體失字，從形體來看，看不出該字從手。故有“偏旁奧秘，不可意知”一說。

2、即使精通《說文》者，也“尋求一字，往往終卷”。

宋代文字學家徐鉉，奉旨校定《說文》，有感於檢字難而慨歎：“尋求一字，往往終卷”。

清代段玉裁撰《說文解字注》，亦被檢字難所困，許多“段改字”因檢索不便而未能一以貫之。因此，在段注本中，篆體字符構形，往往前後不一。甚至，對個別字，因檢索無果而判斷失當。例如：燧字，所對應的篆文不在火部，而在𤇀部，其本字當是 9667^④𤇀 (𤇀)。由於按部檢查查無此字，故段注本於革部鞮字下按“《火部》無燧”。

3、《說文》分部檢字存在盲點。《說文》中的重文，包括小篆或文、古文、籀文等，有許多字的構形與字頭並不屬於同一部首，如：靈、𤇀、尸、𠂔、𠂔(𠂔)等，即使查遍相關各部，皆不見其字。如雨部、巫部無靈字；虫部無𤇀字；尸部無尸字；見部、寸部無𠂔字；亼部無𠂔(𠂔)字……這是因為：靈和𤇀是靈和玼的或文，在玉部；尸為古文仁，在人部；𠂔為古文得，在彳部；𠂔(𠂔)為籀文彪，在鬼部。所以，這類字不適用分部法從《說文》中檢字。

4、有些字所歸部屬與字形、說解不一。如篆文𠂔(鉤)从金、筍从竹，字卻不在金部、竹部，而在句部；有的字說解从某，但某之構形與部首不一。例如，上部𠂔字，說解从二，部首構形卻是上，從形體上看，無論篆體還是楷體，𠂔字與上皆不相干。因此，要求讀者到上部檢索𠂔字，很不合理。

此類問題，造成了《說文》檢字難。

為解決《說文》檢字問題，很多文字學家傾注了大量心血，所奉獻的成果皆有所創新，但大多停留在技術層面上，未能看到(或者回避了)檢字問題背後所存在的學術問題，未能將技術創新和學術研究相結合，所以，皆不盡人意。

清代學者黎永春“少時讀《說文》，每苦難於尋檢”，於是，他以《康熙字典》檢字法試用於編制《說文》檢字表，提高了檢索楷字的效率。但他將《說文》的篆體字改為楷體字，所編《說文通檢》既沒有解決篆文檢索問題，也沒有解決古文、籀文的檢索問題，更沒有

解決大量異形字當各自與哪個篆文字頭對應的問題。故，其《通檢》其實不通。

近現代出版的《說文解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說文大字典》等，都附有檢字表，“但是，這種檢字是為釋文做的，不是為古文作的……所以，這種編法是失敗的……在最低限度裏也不能予一般人以檢索的便利。”^⑤

2004 年，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說文解字全文檢索》（以下簡稱《全文檢索》），同樣僅僅注重在技術層面上解決《說文》檢字問題，並且，只攷慮了楷體字檢索問題，回避了篆文檢索及其相關問題。《全文檢索》是出自權威機構的科研成果，因此，其缺陷具有較大的消極影響力，不可等閑視之。筆者就其主要問題簡析如下：

(1) 誤導學子，捨本逐末。《說文》所說解的主要是小篆文字，因此，對於《說文》中的許多字，若規避篆體，僅就楷體研讀，則很難讀通、讀懂。

例 1. 1260 廷，就楷體字形而言，藍本說解為“从廴壬聲”似乎不誤，只是聲符壬（今讀 rén）與廷（今讀 tíng）音不相近。但是，難道古時“廷”真的讀壬聲嗎？非也。篆文𠂔（廷）从廴聲，廴隸定當作壬（今讀 tǐng），在廷字中訛變作壬，說解只看隸體，不顧篆體，因此亦誤。若迴避篆文，則憑什麼發現和糾正諸如“廷从壬聲”之類的謬誤？

例 2. 辵部𨔵，釋文何依亦作徙？不看篆文，以為約定俗成。攷查篆文，才知其構形合乎字理。詳見正文 1134 𨔵。

例 3. 6823 𨔵，藍本釋解為“从銛聲”。在藍本中“銛”讀若鑣，息廉切。但是，𨔵為古活切。為何𨔵字的讀音與其聲符銛如此不和諧？藍本难于自圓其說。若不攷研篆文構形，只能將此類問題統統裝入“古今漢字讀音變遷”的大口袋而了之。但查篆文 42517 𨔵，篆體聲符並非銛，而是銛。銛，古活切，活同活，古活切同古活切。故𨔵字的切音與其聲符銛完全一致，藍本所示二者不一，並非古今字音變遷所至，而是由篆而隸的字形異變所至。

例 4. 8515 緯，隸體緯字右部“幸”若作為單字而言，幸亦作𠂔，故藍本說此字“从糸𠂔聲”，似乎無誤，於是《全文檢索》照抄此說。

但是，此字篆體作𢇛，聲符是𢇛(𢇛xìng)而非𢇛(𢇛niè)。顯然，不致查篆文結構，難免以誤傳誤。參見 6590 𢇛、6611 𢇛(𢇛)。

藍本中類似的問題頗多，如从市聲之字有：0733 𢇛、1102 𢇛、1192 𢇛、2596 𢇛、3776 𢇛、4098 𢇛、6318 𢇛、6848 𢇛、7064 𢇛、7604 𢇛、7879 𢇛、9782 𢇛等，這些字篆體从市或水等，沒有一字真正从市，藍本皆釋从市，所說解的是隸字，而非篆字。由於《全文檢索》規避篆體，檢索結果皆“从市聲”，它把讀者帶進了誤區，卻無任何提示。研讀《說文》、研究古漢字，避開篆體，僅從隸體入手，似乎是一條捷徑，但本書以大量事實證明，這是捨本逐末，是一條通向誤區的歧途。

(2) “全文檢索”，名不符實。對於《說文》全文中的許多楷體字，如“隰、𢇛、𢇛、𢇛和𢇛”等，由於未能解決此類字與字頭的對應連結問題，因此，《全文檢索》至多只能提供出處，難於查閱說解。至于篆文、古文和籀文本體則根本無從檢索。故，“能檢索出用戶所需求的有關《說文解字》大徐本的任何知識信息”^⑥一說，如同號稱“能治百病”的保健品廣告，華而不實。

(3) 貌似“保真可靠”，其實以誤傳誤。

《說文》曆經傳抄，從字形到說解出入頗多。借口“保真”者，既不致力於研究，又不著眼於應用，基本照抄其誤。

例1 2020 𢇛，聲符陳當从申聲；申，既非从臼亦非从日，而是从臼，故此篆當作𢇛。而大徐本此篆中部作東(東，从日在木中)，篆文誤作𢇛。

例2 8475 𢇛，聲符巢篆當作𢇛，中間臼爲象形符號，既非臼，亦非臼。大徐本將臼誤作𢇛(臼)。

例3 9673 𢇛，左部𢇛之𢇛篆當作𢇛，故此篆當作𢇛。但大徐本作𢇛，誤似𢇛(𢇛之省文)，由此類推，8587 𢇛、9329 𢇛和9467 𢇛等篆文結構皆可疑。

對於此類出入，作爲“中國文字研究和應用”的權威的學術機構，卻既不校正，也不提示，照抄不誤，豈非以誤傳誤。

再如𢇛字，通過《全文檢索》查得結果是：“𢇛，古文申。”但這是個錯誤信息。依《說文·申部》之說，𢇛是籀文𢇛(申)的隸定字，

古文申藍本寫作𠄎(當作𠄎)。

可見，若不解決《說文》檢字中的文字學問題，即使應用高科技檢索技術，也難於保證檢索結果的正確、可靠。

近年見之於網絡的各種《說文篆字》電子書，雖具有音序檢索、楷字筆劃檢索或電子查找功能等，但均回避了如何“見篆索楷”問題；有的宣稱已經解決了篆楷一一對應問題，只要輸入楷字，就能檢索到篆字。甚至有的開發成小篆字庫軟件，使用電腦可以把簡體字文本全文譯為篆體。這類電子工具的作者，大多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都僅僅從技術層面下工夫，甚至完全脫離《說文》對篆文的說解。結果，即使“見楷索篆”，也不盡人意。如欲檢索剝離之離、草木之草、新鮮之鮮、夢想之夢和“左右”等字，索得篆字𠄎(或𠄎)、𠄎、𠄎、𠄎和𠄎等，但對照《說文》說解，所得之篆，皆非其篆。又如，將簡體書名《谷梁傳》和《抱朴子》釋為方正小篆，得《𠄎𠄎𠄎》和《𠄎𠄎𠄎》。其中，谷梁之谷該對應繁體穀，卻作𠄎；而抱朴之朴當作从卜之朴，卻作𠄎。該繁化的被簡化了，該簡化的被繁化了，如此篆楷轉換，真是啼笑皆非。

所以，若漢字的編排、檢索技術不與文字研究相結合，就不可能建立科學的、完整的、實用的《說文》檢字系統。

二、編著《說文檢字》的主要難點

為建立理想的《說文》檢字系統，必須研究解決與檢字相關的一系列疑難問題。

難點之一：保真與糾訛

藍本所載文字構形的不規範，不僅影響閱讀和檢索，甚至危及其科學性。因此，必須校正之；然而，藍本字形雖有嚴重失真，但其失真的字形卻承載著二千年來漢字演變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因此，又不宜改動之。本書的文字處理必受此二難選擇所左右。

從小篆字頭到釋文用字、從篆文、古文、籀文到隸定字，藍本中的大量不規範字、訛誤字，按理應當更正之。但是，為了保真，本書只作標注，不改一字。同時，努力呈現古籍文字原貌。比如，有些字與現有字庫中的構形不一，通行作法都是直接從電腦字庫輸入現有字